

，應研擬更好的社福政策，鼓勵善心家庭收養弱勢兒童，並提供法律、醫療、諮商等資源，建立友善的收養環境，讓台灣向來著稱的人情味和愛心，發揚光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雖然台灣已屬少子化的時代，但卻仍有許多弱勢的孩子還在等待一個家，這樣的反差無疑是一種社會形態的諷刺。根據司法單位統計，每年約有 4000 名待收養的孩子「小腳丫」等著被收養，這些待收養孩子，可能是棄嬰背景，或是家庭貧窮因素，或是身心疾病問題，或是未婚懷孕等等，需要收養家庭的出現，給予他們照顧。但因國內收出養資源不足及觀念仍待改善，使大部分的孩子只能出養到國外，讓台灣不但有「孩子的輸出國」之名，還居然被列為全球第六名的出養國。
- 二、比起國內的收養人，國際收養人較易收養到弱勢的孩子，像是有先天性疾病、身心障礙、受虐的孩子，因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強調收養的利益優先順序，孩子須先確定在國內無人收養後，才能安排國際收養家庭來收養，因此在國內較難尋覓到收養家庭的弱勢孩子，就會再安排至國際收養的選擇。在兒童人權進步的國家要成為收養家庭，不光是有愛心就可以，必須要通過政府社工單位的評估，包括收養動機、家庭功能等的審核，並要接受親職培訓課程，這些程序完成拿到收養父母證照，直到真正領養到孩子。
- 三、或許是另類少子化的現象，現代人不想生小孩，但國內願意收養孩子的家庭也愈來愈少，近年來；登記收養家庭的數量甚至少於等待被收養的兒童人數。這樣的情形讓特殊需求的孩子，恐怕更難被台灣的收養家庭接受，或需等待更長的時間，最後只能讓他們出養到國外。衛福部統計 101 年有 273 名孩子被收養，102 年二百六十六名、103 年三百三十六名，三年共計 875 名，但僅有約 1/3 是被國內父母收養，即使現代跨國親情已逐漸被接受，但政府是否有責讓這些「台灣之子」多留在國內。
- 四、收養父母對於孩子的無私付出，令人感動，但重視血緣的華人社會仍相對保守，再加上不完備的社會福利制度，收養家庭承受相當多的衝擊和挑戰，台灣人的愛心並不落人後，有收養意願的民眾不妨調整心態，政府應該用更好的社福政策，去創造更開放的社會，鼓勵善心家庭收養弱勢兒童，並提供法律、醫療、諮商等資源，建立友善的收養環境，以在國際上彰顯台灣人性光輝的一面！

（四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頂大無寒門，私大多弱勢，所反映出日益嚴重的教育世襲化問題，提醒政府不能只是治標而應治本。根據教育部統計，台灣大學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等弱勢生比率不到 1%；而公立大學的弱勢生比率只有 9%，私立

技專則高達 23%，顯然嚴重失衡。諷刺的是，為協助弱勢生就學，教育部與各校訂有多項助學計畫；但其前提卻是弱勢生必須先跨得過入學門檻。問題是；如果跨得過門檻，誰會選擇私校？如果高牆橫阻，牆內準備好多少補助又有何用？觀此現象其主要癥結，就在升學制度的扭曲，使得多元入學淪為階級複製的推手。十二年國教實施後，升學制度反客為主，成為廝殺慘烈的戰場。「考試至上論」反映了菁英家庭的優勢，「多元優先論」也難解「多錢入學」之慮？然兩者皆無弱勢生置喙之地。致使十二年國教「高中均優質化」徒託空言。不可諱言；學習 M 型化現象，雖屬老生常談，卻攸關偏鄉與弱勢生肆應升學或就業的基本學力。但教改之後技職教育逐漸崩解，不僅斫傷國家的生產力，更讓走不出特色的私立大學與技專漸入絕境，而使充塞其間的廣大弱勢生，徒然耗擲昂貴學費，虛度求學光陰。本席要提醒：如果社會流動受阻，階級固化嚴重，弱勢翻身無望，台灣要付出的政治與社會代價恐怕更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根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，國人弱勢家庭學生包括低收、中低收、特殊境遇、身障、原住民學雜費減免及領取弱勢助學金的人數，約 22 萬人中，其中就讀私立大專者則有 17 萬人，比例高達 77%。能進入教育部特別補助的十二所頂尖大學的弱勢生，則僅有 7%。弱勢生的高等教育問題的不均衡顯然可見。教育是創造「社會流動」的發動機，也就是避免「階級世襲」的利器。而台灣現在的事實景況，卻正是反其道而行。
- 二、檢視國內近二十年來的狀況，弱勢生奮發求學，終有所成的故事，雖然並不缺乏，但總體而言，卻有更多弱勢生在勉力升學後，未能唸得前段班的大學，雖仍有大學學歷，但畢業即背負就學貸款的重擔，又領不到豐裕薪給，甚至在就業市場飽受挫折，陷入三重交叉壓力之中。非但造成學無以致用的教育資源浪費問題，更因年輕世代受挫感覺前程茫然的社會問題。更「悲慘」的是，進入後段班大學的學生，竟以弱勢生為多，雖然有大學學歷，卻難以一頂方帽子就便於進入職場，甚且因為唸的是後段班學校，而在進入職場時屢屢碰壁。
- 三、當年我國教改的主要目標，就是廣設大學，讓人人都可以唸大學。如今，台灣變成全世界大學密度最高的地方，但過度擴充的高教規模，卻破壞了藉由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。不但沒為弱勢生打開向上流動的管道，反而擴大了教育世襲化，主要癥結，就在升學制度

的扭曲，使得多元入學淪為階級複製的推手。許多都會中高階級以上家長，更乾脆讓孩子先擺脫前景難料的會考戰場，逕奔私立中學，以圖「六年一貫」，直取頂大。如此一來，十二年國教「高中均優質化」徒託空言，公立國中學生減少、私立國中人數逆增，凸顯了教育世襲化向下延伸的趨勢。

四、頂大無寒門，問題不全在頂大；私大寒士多，反映的是教育世襲化的結構性警訊。本席要提醒：國立大學不能忘了教育的目的和社會責任，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當局也不能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除了提供扶助與輔導，必須從改善升學制度到重建技職教育著手，更要往下扎根，確保弱勢生從小到大皆能得到足夠的教育養分。如果社會流動受阻，階級固化嚴重，弱勢翻身無望，台灣要付出的政治與社會代價恐怕更大。